



董店王

——《三河纪事》之八

□归棹庐主

在我读小学三年级的辰光，董店王就死了。

只记得董店王的相貌交关特别，长眉毛、圆眼睛、鹰钩鼻，两颊下削，下巴微凸，长长的面孔就像个夹扁的柿饼，发黄的头发稀稀拉拉鸡窝似的在头顶上乱成一团，嘴巴一张，就会露出一口残缺不全的黄黑牙。

董店王曾是阿爷的邻居，有关他的故事是阿娘后来告诉我的。

一

“董店王自小是个孤儿，家里人因为一场霍乱都走了，只剩下董店王一个人吃着百家饭，穿着百家衣，慢慢地熬大。冬天落雪了，董店王的手上、脚上、面孔里、耳朵边全都长满了冻疮，红红的溃烂了，渗着脓血，看着就让人心酸。店王是后来开店发迹了，人家对他的尊称。”

“董店王好勿容易在苦水里泡大成人了，无本无钿的，就去车行里租了辆洋车做力气生活。人家拉洋车，起码的鞋袜行头总是要有的，但无爹无娘的董店王啥人会给他钱呢？没办法，只好把仅有的一双破布鞋别在裤腰里，光着脚板拉洋车。真格是可怜啊！”

董店王为人热心，做人实诚，街坊邻舍有啥事体要他帮个忙，跑个腿，只要依开口，董店王从来无二话。

“老话讲‘好人有好报’，真格有道理。董店王就是因为他的实诚，后来才发了大财。”

二

有一年年底，董店王拉了个客人去西门车站赶汽车。客人走得匆忙，就把个手提包忘记在了董店王的洋车里，等董店王发现时，客人已经乘汽车走了。董店王打开手提包一看，只见里面除了几件衣裳，还有一叠花花绿绿的钞票。

“失主走了，无名无姓的，咋办办呢？董店王就每日带着那个手提包，在西门车站附近一边拉生意，一边等失主，这样足足等了三日，总算等到了失主。失主一看到董店王，真格是感动煞了，于是就把董店王介绍到同自家有

生意往来的南货店里当学徒。喏，董店王从此就慢慢开始发迹了。先是学做生意当学徒，后来自己开店做老板，诚实守信，老小无欺，生意就慢慢做大了。后来又讨了个老婆，生了一男一女两个小人，前前后后在镇里开了两间南货店，一间蜡烛堂，还到镇东首的韩家村里置办了田产。这日脚是越过越红火了。”

三

“但董店王有个交关坏的毛病，就是做人交关交关小气。可能是自小穷怕了的缘故，虽然发迹后赚了不少铜钿，但董店王对自家、对屋里人，就是交关的抠门，更勿好讲对旁人了。依村村看，自家和老婆、小人连件像样点的出客衣裳都没有，自家一年到头就穿件灰布旧长衫，屋里人都穿得像个讨饭人家。这样的人家，哪里去寻呀。”

“董店王有句口头禅，叫做‘老人吃粥，多寿多福。’所以，他屋里头一年到头就是吃粥，只是早夜稀稠勿一样。到了过年过节的辰光，才会吃几顿干饭。每次吃完粥，董店王就要屋里厢的每个人，都要把粥碗上上下下舔得煞煞清爽，就像刚用井水汰过一样。董店王的老婆讲，每次烧饭量米，都是董店王一个人的事体，旁人一点也插勿上手。量米时，董店王总是先把米升子抹得煞煞平，等米倒进饭镬后，还要顺手从饭镬里再抓一把放回米缸里。董店王的老婆实在没办法，只好偷偷用布包些白米，拿到糕团店里换些年糕团来给两个小人吃。两个小人正是长身体的辰光，每日只吃粥，怎么行啊？”

“去菜场里买根咸鳊鱼回来，只能董店王一个人吃，连自家的小人都勿能碰。董店王吃鳊鱼每

次只吃一小段，剩下的就用稻草量好长短，做好记号，挂在堂屋的饭篮里。一根咸鳊鱼，他要吃一个礼拜。吃虾子酱的辰光，只能用筷子头笔直地搵着吃，勿好挑着吃。如果啥人挑着吃，董店王就要对啥人过勿去。董店王屋里厢的规矩真的是交关严，以致于他的老婆、小人一个个全都面黄肌瘦，营养不良，一看见董店王就翻白眼。董店王这样做，就做得过份了。”

“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命。如果董店王当初对自家的屋里人好一点，手头宽一宽，勿那么抠门，那么，董店王后来的日脚也勿会过得这样心酸了。”

四

1956年以后，董店王开的三家店都公私合营了，一双儿女分别成了东门南货店的经理和职工，而董店王自己却没啥事体可以做了。

“董店王就同老婆两个人偷偷跑到上海，临街租了间店面屋，同上海朋友一起开了家五金店。眼看着生意做顺手了，却被人家眼红，遭到了‘告发’……最后董店王只好两手空空又回到了镇上。他两个小人是认娘勿认爹，只接走了董店王的老婆，董店王只好一个人过日子了。”

“董店王除了开店做生意，别的生活一点也勿会做，又没啥地方可以去，只好一日到夜缩着身子，坐在东门南货店门口的石街沿里，捡街上的香烟屁股吃。那张长长的柿饼脸，就愈发地黑长了。”

每日太阳落山了，南货店的排门一合上，董店王的两个小人就自顾自地回家去了，只剩下董店王一个人，仍坐在冰冰冷的石街沿里。

“真是作孽呀！但儿子女儿两个小人就是勿睬董店王。董店王的两个小人真格是勿孝顺呀，不管过去董店王怎样的小气抠门，但他毕竟是养他们大的亲爹呀。”

五

董店王喜欢吃东门黄胖阿二他爹做的烧饼油条豆腐浆。有时，董店王一大早就去烧饼店里，买一副烧饼油条慢慢地吃，往往一坐坐到吃午饭。董店王一边同黄胖阿二他爹有一搭没一搭地讲着闲话，一边一张桌子一张桌子地坐过来，坐过去。闲话讲着讲着，董店王会突然拍一下桌子，黄胖阿二他爹转头一看，只见董店王正用手指头蘸了点唾沫星子，去粘了刚从桌缝里拍出来的芝麻粒、烧饼屑吃。

“董店王的日脚过得交关苦。实在没办法了，就来找依阿爷借点钞票。依阿爷自家日脚也过得勿宽裕，但董店王每次来，依阿爷多多少少都会借点给他。”

“后来突然有一日，董店王提着两包点心，兴冲冲地跑到依阿爷屋里来还钞票了。原来是上海落实了政策，五金店的股本金有着落了。”

“董店王那个高兴啊！终于可以享享清福了。可是才过了两日，董店王就死了。”

原来，董店王拿到钞票后，先把以前欠的人情账都还了，然后独自跑到中街的人民饭店，点了满满一桌子的酒菜。董店王一个人自斟自酌，吃着喝着，突然身子一歪，滑到了桌子底下。等服务员闻讯跑过来看时，只见董店王面孔青紫，两只手牢牢地抓着胸前的衣裳，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了。

董店王就这样死在了一桌丰盛的酒菜底下，没有留下一句闲话。